

一种关注

一种是慢，另一种也是慢

——谈新版《倚天屠龙记》与电影《绿皮书》

毛尖

慢镜头，在电影史和大导演手中，都是一种高亮相镜头，用来把一个意图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最大限度地呈现给观众，但是，这些年，频繁发生在武侠影视作品中的慢动作，却沦为一种遮掩镜头，遮掩无能，遮掩空洞，遮掩资本。

万能的慢动作， 遮掩了演员、编导、 剧组的懒惰和虚弱

为了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甘阳老师坚持看了不少武侠连续剧，新版《倚天屠龙记》出场，他也亲自看了，看完以后发出六个“哈哈哈哈哈”，我后来意识到，他一口气笑了六个哈，是被电视剧给气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倚天屠龙记》2019版，全体观众都会同意，这是一部慢动作剧。我用正常速度看了四分钟，受不了，改用1.5倍速度，还是被慢动作弄得跟在太空舱里似的。

慢镜头，那是随便用的吗？世界杯进球后，慢镜头回放人类的最高能时刻。《黑客帝国》，慢镜头标志出“子弹时间”。黑泽明用慢镜头改写暴力，胡金铨用慢镜头创造侠客，斯科塞斯用慢镜头表现力量，吴宇森用慢镜头抒情江湖，周星驰用慢镜头调侃喜剧，慢镜头是一种语法，一种创造风格的手段，但是，新版《倚天屠龙记》，从头到尾的慢动作，是几个意思啊！

一个意思：慢动作正在毁掉我们最有价值的类型剧。

慢镜头，在电影史和大导演手中，都是一种高亮相镜头，用来把一个意图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最大限度地呈现给观众，但是，这些年，频繁发生在武侠影视作品中的慢动作，却沦为一种遮掩镜头，遮掩无能，遮掩空洞，遮掩资本。

新版《倚天》绝对不算一个烂剧，导演创作谈非常诚恳，编剧也试图尊重原著，蒋家骏之前的《射雕英雄传》(2017)也让人对他格外好感。青春版《射雕》召唤出了新一代的“铁血丹心”，新《倚天》也沿用了新《射雕》的成功经验，开场亮出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搞得我们这种中老年观众简直有点激动，觉得自己的青春并没有完全沦为二手烟。但接着，每个人出场都一格一格飞进来，每一次打架都一帧帧升空，所有的兵器都在抵达前先定格，搞得我一度以为电视机坏了，为什么每一次出手都要特写一下手臂和手掌，掌心里什么都没有啊。

看了两集我想清楚了——这种拍法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我们对演员身段的要求。一个不会打拳的演员至少能把手臂升直，一个没有表情的演员也可以被慢动作遮盖掉脸部的僵硬，而一个拥有慢动作的打手，就不像被慢动作的足球名将一样，直接被明示为武林高手吗？而最重要的是，那么多慢动作，看上去又长又贵，不就是你们观众想看的资金流吗？如此，创造过电影史的慢镜头变成了当代武侠的遮羞布，身体到不了的地方，慢动作。情感到不了的地方，慢动作。思考到不了的地方，慢动作。万能的慢动作，遮掩了演员、编导、剧组的懒惰和虚弱。

所以，我的想法也很粗暴。既然新版《射雕》开出了新一轮的金庸翻拍，接下来三年，我们会很多部武侠侠出炉，徐克要拍《神雕侠侣》，王晶要继续拍《倚天屠龙记》，彭浩翔要拍《鹿鼎记》，为了阻止新武侠被慢动作耽误，所有剧组能不能停用三年慢动作？如此，甘老也不用慢镜头似地笑出六个哈，我们也能因为三年的压抑对慢动作重新生出满腔期待。

我们的影视工业 真的得静下心来， 分辨清楚慢与慢的区别

停用三年慢动作，我们可以试试另一种慢。我用《绿皮书》为例说明一下。

今年奥斯卡从提名到拆封，一直没有特别激动人心的议题和争论，《绿皮书》最后拿了最佳电影，被影评人圈子扔了一些小黑板后，也开始全球圈钱。我看了一遍半《绿皮书》，这部电影能拿大奖，一边是奥斯卡越来越工整甜蜜，一边却展示了当下美国的族裔和身份叙事。

上世纪60年代，一个黑人钢琴家雇了一个白人司机南下巡演，在

种族歧视严重的腹地，他们共度了两个月，这个，就是《绿皮书》的故事。但电影整体像是情感机器人编的剧，影片所有线索均匀勾连，每一个梗都被回应，无论是匹兹堡这样的语言梗，还是绿色鹅卵石、家书这样的题材梗，都被丝丝入扣毫不做作地前后镶嵌，既能表现演员的个性又和主题参差呼应，如此骨肉停匀，像极《西部世界》的完美造物。

不过与此同时，《绿皮书》又被美国很多影评人讽刺为“白皮书”。

扮演黑人钢琴家的马赫沙拉·阿里凭此片斩获最佳男配，但《绿皮书》其实是两男主结构，影片上映后，钢琴家后人非常不满，因为参与编剧的是白人司机的儿子，故事也完全从司机视角展开，白人司机也被赋予了最受银幕欢迎的三大优点：爱吃爱说爱老婆。他一路唠唠叨叨，教会了高冷又文艺的黑人钢琴家吃炸鸡，聆听黑人自己的音乐，以及不能忍的时候就不忍。钢琴家后人对此激烈回应：纯属白人臆想！

而这种白人臆想，却有效地迎合了今天的美国对底层白人的抚慰，当白人司机在自己的经济位置上脱口而出“我其实比你更黑”时，种族问题被阶级问题包扎，人群里很多认同声。但显然，这种认同在地生产出的新种族问题，却是编导无法处置的，最后只能南北一家亲地用一个圣诞夜把所有人放在一个客厅了事。

不过，整部《绿皮书》拍得不慌不忙，没有特别出彩的段落，但也

没有掉线的桥段，演员全程在线但不射门，所以不需要慢镜头加持或减持，因此，当朋友问我，这部电影什么地方特别打动我的时候，我完全说不上来。然后，回家看了新版《倚天屠龙记》，在漫无边际的慢动作打打中，马赫沙拉·阿里在舞台上在宴会厅在橘鸟餐厅弹钢琴的片段一直浮现眼前。

那些钢琴段落都不是阿里弹的，但是阿里演的。为了在电影中出演钢琴家，他被加量进行了三个月的钢琴培训，这是一个角色的养成。即便整部电影中，都有非常完美的特技可以把阿里的手处理成替身钢琴家克里斯·鲍尔的手，但阿里还是接受了严格的漫长的培训，并不是为了用三个月学会演奏肖邦，因为那不是可能，而是，“为了让自己有个机会坐在钢琴前，了解这件乐器，思考这件乐器会如何影响我的表演。”

阿里在钢琴前坐了三个月，最后让他的替身教练也觉得，他看上去就像在钢琴前坐了一辈子。这是慢，动，作，最原始的工作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像《绿皮书》这样的电影有各种可以被诟病的地方，但是，在已然开出的国产电影工业界面上，我们真的得静下心来，分辨清楚，慢与慢的区别。

《绿皮书》里，白人司机有一句台词现在很红：我父亲曾经说过，无论你做什么，百分之百地去做，用全部力气工作，用全部力气笑，吃饭呢，就像是吃最后一顿。想跟新版《倚天屠龙记》里的所有武林高手说，用你们的全部力气打给我们看看吧。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上图为正在上映的电影《绿皮书》剧照



新一轮的金庸翻拍已然重新开启。接下来三年，我们会很多部武侠侠出炉，徐克要拍《神雕侠侣》，王晶要继续他已然经典的《倚天屠龙记》，彭浩翔要拍《鹿鼎记》。为了防止新武侠被慢动作耽误，所有剧组能不能停用三年慢动作？左图为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剧照。张敏扮演的赵敏被视为武侠片史上的经典角色。

创作谈

译者是侦探，是挑战思维的勇士

——我为什么这样翻译《哈姆雷特》剧本

李健鸣

作为被排演最多的舞台经典，每隔15分钟，全世界就有一台《哈姆雷特》在演出。

此前在上海上演的，是导演李六乙与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莎剧舞台本翻译计划”合作的版本，由知名剧作家、翻译家李健鸣重新翻译。

——编者

我希望自己的文本 能让观众消化，同时也 要给观众一定的听觉享受， 从而让他们有思考 的依据和快感

2018年翻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过程，也是我同时经历两次旅行的过程。一次是时间上的旅行，而另一次则是思想上的旅行。

时间上的旅行是从1990年开始的，1998年年底我开始为林兆华导演准备《哈姆雷特》的演出本。那时，我刚从德国回来，满脑子想的是如何为中国话剧舞台做点事。莎士比亚虽然不是我研究的对象，但从小《哈姆雷特》这部剧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奥菲莉亚这个角色的无助总像是心上的一个梗，挥之不去。希望中国舞台上能呈现“哈姆雷特”似乎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我在德国也看过不同导演的几个版本，总觉得他们的舞台呈现有点笨拙，似乎被经典束缚，缺乏想象力，只剩下朗朗的台词。我相信，经历过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话剧人，一定会排出精彩的一版。这代人对《哈姆雷特》似乎都存有个人的理解，所以“人人都是哈姆雷特”就成了林兆华导演这次创作的宗旨。也就是在这个宗旨的引导下，我完成了

演出本的翻译和删减工作。

我不是英语专家，翻译时间又少，所以当时主要是靠德译本完成的舞台台本。记得我当时翻译的时候，一直在提醒自己要注意两点：一是语言一定不能书面化，舞台上的台词应该让观众能很快消化，所以尽量地口语化就成了我努力的目标。二是要让台词保持一定的诗意，没有诗意就会显得平庸，也会损害这部名著。演出获得了成功，但当时实际上没有多少人注意文本，也没有注意到我为演出做的小册子（收录了一些很好的文章），倒是十几年后的重演让有些人注意到了我的译本的特点。

就因为这个译本，二十多年以后，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翻译项目的负责人翁世升注意到了我，再加上李六乙导演的推荐，我就接下了翻译这一版《哈姆雷特》剧本的任务。在时空里转了27年的我，又一次回到当年，回到了旅行的开端。只是这次时间充裕了，更为重要的是我得到了翁女士和她的英国同行的帮助和启发，能更好地理解剧本，以尽量避免错误，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译本也是她们的译本。

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动力则来自六乙导演的创作团队，这些年我一直关注这位优秀导演的创作，我知道，这个译本必须得到导演和他的那些优秀演员的检验，这变成了压力，但也是一种难得的挑战和享受。27年虽然在我身上留下了各种变化的痕迹，不变的依然是多年前

的宗旨，那就是希望自己的文本能让观众消化，同时也要给观众一定的听觉享受，从而让他们有思考的依据和快感。

当然，我不会愚笨到奢望我翻译的版本会受众人的喜欢，毕竟，我唯一的优势只是比较懂话剧，一方面多年的实践积累了经验，另一方面我对语言如何能抓住观众这一问题，有种生理上的敏感，而让这个人物充满诱惑的原因是人物精彩的台词。这些充满哲学思考和心理依据的台词涉及到生和死、人和宇宙、权力和阴谋、欲念和伦理、爱情和复仇，甚至涉及到表演艺术，而这些台词在艺术家的演绎过程中，必定会精彩纷呈，当然，这取决于艺术家的审美和世界观。

莎士比亚没有把哈 姆雷特塑造成一个心理 上成熟的人物，所以艺 术家也就不可能对他做 出固定的解释

27年后重译《哈姆雷特》，竟成了我研究莎翁这部名著的机会，真的是非常愉快地做了一次思想上的旅行，补上了当年的缺憾。当年我不仅没有闲暇，也完全没有这个能力。27年的光阴，让我对戏剧不断有了新认识，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思考人物也成为了一种习惯，特别是从自我开始的怀疑一切，给了我无限的乐趣。研究《哈姆雷特》文本，这一工作看起来似乎与翻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译者通过对人物的思考和了解人物的情感，走近人物，似乎成为了一种工作动力，让我觉得疲倦和无聊。

《哈姆雷特》最吸引我的是莎翁在这部作品中遗留的空白点，以及人物与人物关系的相互补充。莎翁的开放结构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正是这种开放结构能借助时空，自由编织剧情，也能提供给观者自由思考的余地；而人物与人物的相辅相成又带给观者填补空白的可能性。

比如被哈姆雷特视为“他灵魂选中的”霍拉旭沉默寡言，但几段短短的台词却让观众了解了他的政治见解、他的善良。同时，他又是哈姆雷特一个很好的补充，作为哈姆雷特好友的他，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正常状态下的哈姆雷特。

再比如奥菲莉亚的父亲，这位大臣与哈姆雷特的对话一方面显示了这个人物的无知和偷生的本领，但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哈姆雷特的生存环境，以及面对繁文缛节和愚蠢的无可奈何。

人物的心理无疑是这部名著的巨大魅力，这些人物的心里既有人的常态，也带着各种异处。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十年来自各种风格的导演喜欢排演这部名著的内在原因。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把哈姆雷特塑造成一个心理上成熟的人物，而是充满疑惑、能守能退，又坚持自己意志的人，所以艺术家也就不可能对哈姆雷特做出固定的解释，而让这个人物充满诱惑的原因是人物精彩的台词。这些充满哲学思考和心理依据的台词涉及到生和死、人和宇宙、权力和阴谋、欲念和伦理、爱情和复仇，甚至涉及到表演艺术，而这些台词在艺术家的演绎过程中，必定会精彩纷呈，当然，这取决于艺术家的审美和世界观。

我虽然没有在舞台上和艺术家们同行，但有幸，能坐在写字桌旁，经历了这两次重叠的旅行。我一直把译者看作是侦探，是挑战思维的勇士，这次我又充满欣喜地破了一次大“案”。

演出完，给导演送上了一首诗，就让它作为文章的结尾吧！

奥菲莉亚
轻盈的脚步
画出了悲劇的纹路
所有人物的宿命
化为了上面的分歧
组成大地和宇宙的一脉
摔落在你们的手中

我的悲哀
与剧院的灯光一起熄灭
你们搭建的舞台
庄重，美丽，魔幻
被你们无限放大的人的渺小
在我的心里
却留下无边无际的印记

(作者为知名剧作家、翻译家)



上图为李六乙导演的话剧《哈姆雷特》剧照